春秋分記

四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分記卷七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楚世本第三

靈王

靈王（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即公子圍共王子昭元年賊郟敖及其子而代立更名熊虔明年改元昭十二年伐徐次于乾谿十三年樂乾谿不能去公子比與公子棄疾殺其子祿立子比為王靈王亡五月而卒

在位十二年

昭公經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許鄭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

難以鼓切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
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
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
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
曰晉有三不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篡弒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

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馬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通也）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

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也何

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
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
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𥂝津

之誓成有歧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六禮楚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墮許規反布也服云輸也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

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吳邑慶封所封）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

其大夫崔杼弒君慶封其黨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

禍亂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絕其後）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經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氾勞

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於邢邱子産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

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

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禮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音日馹傳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

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經六年秋九月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

傳六年夏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賢遍切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乗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
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秋九月楚子使薳洩
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于豫章而次于乾
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
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經七年春三月公如楚

傳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于附切尹無宇
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

周文王之灋曰有亡荒閱有亡人常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
先君文王作僕區刑書名烏侯切之灋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誅紂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
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
赦之赦無字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

彊曰臣能得魯侯遂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共康郟敖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如楚弔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徳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

貺矣何蜀之敢望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
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
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
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
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
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
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晁補之曰薳啓彊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耻

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蓋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彊詐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為國彼哉彼哉

經八年夏四月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八年秋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孫吳圍陳（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

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
致死禮以息楚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九年春二月楚公子棄疾遷方城外人於許詳見許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三月丙申楚

于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

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謂不可復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八年楚滅陳今年楚滅蔡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郟敖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年歲星周復在大梁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殺以祭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十襄

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徒弔切君所知也詳見蔡

經十有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冬十月楚子伐徐

傳十二年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令尹子玉之孫同出於若敖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冬十月楚子狩于州來冬獵次

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音篤)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朮用切)右尹子革夕(以夕見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齊太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分扶問切下皆同)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

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
成王母齊太公之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昆吾曾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
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
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音戚柲柄也音祕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殁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

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
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不能革之言
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
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經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
吳歸于陳

傳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在十一年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犨地名又奪成然韋龜子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事朝吳（在襄二十二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偽與蔡公盟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觀從也音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

成敗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蘧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大子近官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

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衆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

楚王沿夏將入于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

殺君司馬將來矣棄疾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蔓成然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吳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棄疾平王不念怨而召用之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

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故還鄭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

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共王妾）使五人齊（音齋）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托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長立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言如市賈同利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芉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楚

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春秋分記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七十七　　宋　程公說　撰

楚世本第四

平王　　昭王

惠王

平王諡法布綱持紀曰平

名棄疾共王少子康王弟昭十三年殺公子比而立改名熊居明年改元至二十六年卒在位十三年

昭公傳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取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新注量事而官之曰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佐立之德)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子旗子)居鄖以無忘舊勲

經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有功於平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乃旦切）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多權謀）吳

在蔡蔡必速罪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經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經十有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楚典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傳十八年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經詳見許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子舉之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無寵於太子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夏五月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書所謂微盧彭濮人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

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　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

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還怒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傳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冤故遣令出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名奮揚奮揚使城父人

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子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音至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

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寧食楚人皆殺之　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

傳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隱大子子平侯盧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

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謂朱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經見蔡

傳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師大奔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楚囊瓦（子常）為令尹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增修）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安習）三務成功（春夏秋）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

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者强）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經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

傳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越大夫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傳二十五年冬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復茄人於州屈音加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其郭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經二十有六年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傳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長庶曰大子壬弱昭王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

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外援秦也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立昭王

昭王

昭王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名軫平王子昭公二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年定之四年吳伐楚昭王出奔明年九月歸郢至襄六年卒在位二十七年

昭公經二十有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傳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夏四月吳公子光弑王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知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

甲馬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〻匄子)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國中祭祀)莫不謗令尹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

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埸（音亦）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傳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

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己卯滅徐　伍員言於吳子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傳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

章吳師還

定公經二年秋楚人伐吳

傳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偽為吳畏楚師助其伐桐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傳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音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禮遣蔡侯之物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秋七月楚人圍蔡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

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毀吳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免吳可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子常)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吕祖謙曰楚之致敗固非一日然所以速亡亦自有說當時司馬戌之謀欲使子常禦吳人於前司馬以奇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勝敗未可知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所以喪師幾亡國在此惟子常私心疾忌謂楚惡已而好司馬恐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也史皇雖區區能死與自經於溝瀆何異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世族譜季芈畀我皆平王女服云畀我季芈字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雝澨傷敗吳

師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委禽焉嘗在吳為闔廬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子不知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雠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音慮氏也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